

試析《韻會定正》的音系性質

鄧強*

《韻會定正》是明初出現的一部韻書，作者孫吾與，江西豐城人。此書久已亡佚。孫氏的生平仕履，正史無傳。《同治豐城縣志·仕績》卷十二略加記載：

「孫子初，名吾與，以字行，同造人。少博極群書。初仕元為翰林待制。中山王入燕，選送京。上命新殿編寫《大學衍義》，問所引《鹿鳴》詩義，稱旨，授太常博士。奉命作陵號，議乞歸。賜小車，優給米。復選充殿試考官。授靖甯侯葉昇章句，為著直說《孝經》。昇征四川、雲南，子初參其軍，歸卒。著有《韻會定正》，昇以聞，鋟板應天，頒學宮。」^[1]

孫吾與的生卒年限史料無記載。考察《國朝獻徵錄》、《明通鑑》、《國朝典匯》及《同治豐城縣志》，可以推斷孫吾與的主要活動當在1333至1393年之間，經歷了元末明初，跨越兩朝。^[2]則孫氏韻書出於14世紀中晚期。

筆者不揣淺陋，已撰寫系列論文對孫吾與的生平、著述做了介紹，對《韻會定正》的聲韻特點依據現有材料進行了揭示。¹本文擬在前文的基礎上對該韻書的音系性質作一探討。

一 時代背景和纂作目的

眾所周知，唐宋以降漢語語音發生了許多重要的音變，如全濁聲母清化、知莊章三組合流、韻母大規模重組、濁上變去、入聲消變等等。這一系列的音變發展到元代導致漢語通語音系結構發生了劇烈變動，《中原音韻》音系便是這一變動的集中體現。然而《中原音韻》目的在於指導戲曲押韻，在文人雅士和官僚士大夫的眼中其編纂體例和目的均與「雅正」二字相去甚遠。到了明初洪武年間，宇內初定，朱元璋認識到當時語音與前代唐宋韻書音系相比已有很大不同，已經不能滿足時人正音辨字的需求，於是下令對前代韻書「重勘定之」。

* 南京大學文學院。

1 鄧強：〈孫吾與及其所著韻書考〉，《寧夏大學學報》第30卷第5期(2008年9月)。〈韻會定正聲類考〉，《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第28卷第2期(2009年2月)。〈韻會定正所反映的元末明初江西方音〉，《寧夏大學學報》第32卷第2期(2010年3月)。〈韻會定正的韻類特點〉，《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第11卷第5期(2010年10月)。〈從韻會定正看元末明初通語韻母的幾項發展〉，《語言研究》(2011年待刊)。

《洪武正韻》七十六韻本宋濂序曰：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欽遵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凡六騰稿，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濂為之序。^[3]

可見朱元璋對舊韻書音系與時音乖違的矛盾有清楚的認識，樂韶鳳和宋濂等人也努力根據時音對舊韻書韻部進行了合併與離析。然而《洪武正韻》七十六韻本並未令朱元璋滿意，於是便有了洪武十二年的重修。²

《洪武正韻》八十韻本吳沉序曰：(皇上)萬幾之暇，翻閱觀覽，以其中尚有未諧叶者，乃於洪武十二年秋複敕中書右丞相臣汪廣洋總裁其事，中書舍人臣朱孟辯……重加校正，補前書之未備而益詳焉。凡聲相諧、韻相協，皆並而合之一。四方之聲而悉歸於華音之正。總一十六卷，計八十韻，共若干萬言。既奏，有旨命臣沉序之。^[4]

即使是重修的八十韻本也仍未達到朱元璋的要求，這便有了《韻會定正》的頒佈。

《太祖實錄》卷二零五曰：(洪武二十三年十月)戊寅，詔刊行《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音切未能盡當，命翰林院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儒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焉。^[5]

周賓所《說郭三種》卷十五《識小編》曰：《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音切尚多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吾言：前後韻書，惟元國子監生孫吾與所纂《韻會定正》音韻歸一，應可流傳。遂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6]

《古今韻會舉要》是《韻會定正》所依據的韻書。所謂「定正」，應當是依據雅音對《古今韻會舉要》進行修訂和改編。《洪武正韻》八十韻本沒能很好地

2 此節意在闡明《韻會定正》的時代背景和纂作目的，《洪武正韻》八十韻本對七十六韻本的改進可參閱甯繼福先生大作《〈洪武正韻〉研究》。

遵循「一以中原雅音」為定的編纂原則，「字義音切未能盡當」，故而刊行《韻會定正》(又名《洪武通韻》)。可以肯定《韻會定正》與《古今韻會舉要》和《洪武正韻》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在如此背景下頒佈的韻書，其音系應不會主以方音，無論是沿襲舊韻書的框架和義訓反切，還是另起爐灶構建全新的體系，當以反映實際語音，更確切地說，當以反映當時的官話音為宗旨，更何況它是比《洪武正韻》八十韻本更令朱元璋滿意的韻書。

二 音系特點

既然朱元璋對孫吾與的韻書「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那麼《韻會定正》的音系面貌究竟如何？它是否真正做到了反映「中原雅音」呢？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一曰：「孫吾與《韻會定正》四卷。國初閣本影鈔。豐城孫吾與撰。平聲不分上下，別作一公、二居、三觚、四江等二十五韻；上聲別作一礦、二矩、三古、四港等二十五韻；去聲別作一貢、二據、三固、四絳等二十五韻；入聲別作一穀、二覺、三葛、四戛等十三韻。……」^[7]

由錢曾所述可知《韻會定正》共八十八韻。由於此書亡佚已久，我們對《韻會定正》音系的研究只能借助於《永樂大典》和其他典籍所引用的《韻會定正》中的反切以及文獻中對《韻會定正》音系特點的記述。筆者的幾篇論文對《韻會定正》的音系特點已有所討論，茲簡要述之：

聲類：

- (一) 許多全濁音字歸入了清音，但保留全濁聲類；(例：邳，滂圭切；蹻，溪驍切)
- (二) 知照組聲類合併。(例：終，知公切；裝，知光切)

韻類：

- (三) 止攝開口舌齒音字仍保持舊讀，並非舌尖母音；(例：死，斯已切；豉，禪計切)
- (四) 魚虞韻合併，且與模韻分立；(例見下文)
- (五) 部分效攝字與流攝字同韻；(例：《洪武正韻箋》平聲十二蕭「古音」下案語「吳才老蕭尤多同韻而孫子初至割尤韻之半入蕭，不詳何據。」)
- (六) 通攝細音變洪音；(例：眾，知公切；種，知貢切)

- (七) 梗攝和曾攝一二等唇音字和牙喉音合口字與通攝字合併；(例見下文)
- (八) 開口字「吞」改讀合口；(例見下文)
- (九) 部分山攝字與臻攝字同韻；(例：《樗齋漫錄》卷十：「孫吾與《韻會定正》於十五堅末收跟字。注，腳跟也。又跟頭戲，倒頭為跟也，或作跟……」。)
- (十) 山攝合口舌齒音字與一等韻字同韻；(例：《洪武正韻箋》去聲九翰「古音」下案語：「《定正》傳、選通。」)
- (十一) 宕江二攝合併，宕攝莊母字和江攝知母字開口變合口；(例：妝，知光切；椿，知光切)
- (十二) 《古今韻會舉要》中的「京」、「行」和「經」字母韻在《韻會定正》中合併為經類；(例：兵，幫經切；形，匣經切)
- (十三) 見母鑑韻二等字「監」還未產生i介音；(例：蘸，照監切；鈐，審監切)
- (十四) 保留入聲韻。(反切略，見下文所引《讀書敏求記》)

聲調：

- (十五) 聲調保持平、上、去、入，平聲古清、濁聲母字不分陰陽；(反切略，見下文所引《讀書敏求記》)
- (十六) 部分全濁上聲字變為去聲；(例：滄，奉固切；湛，床監切)
- (十七) 保留入聲調。(反切略，見下文所引《讀書敏求記》)

由宋元至明初，漢語語音系統繼續發生著劇烈的變化，明初韻書《韻會定正》真實地記錄了這些音變，第一、二、四、六、七、八、十一、十二等八條就是對這些音變的反映。其中第四、七、八條甚至比稍早於《韻會定正》的《中原音韻》(1324年)表現得更為發展。我們試以這三點將《韻會定正》與《中原音韻》再作一比較。

第四條，魚虞韻合併，且與模韻分立。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一曰：「孫吾與《韻會定正》四卷。國初閣本影鈔。豐城孫吾與撰。平聲不分上下，別作一公、二居、三觚、四江等二十五韻；上聲別作一礦、二矩、三古、四港等二十五韻；去聲別作一貢、二據、三固、四絳等二十五韻；入聲別作一穀、二覺、三葛、四戛等十三韻。……」^[7]

以上所列韻目：居，《廣韻》九魚切，魚韻；矩，《廣韻》俱雨切，麌韻；據，《廣韻》居御切，御韻。《韻會定正》中此三字作為韻目平、上、去相承，據此可以推斷《韻會定正》將魚、虞韻合併。這也可從《韻會定正》「踞」類字中集合了御韻字和遇韻字得到佐證。³ 以上三個韻目與另外三個作為韻目的模韻字「觚」，姥韻字「古」、暮韻字「固」分立。而在宋代通語十八部裏這些字同在魚模部，尚未分化。《中原音韻》裏這些字基本保持宋代的狀態。《韻會定正》魚虞韻合併，獨立為一部，模韻獨立為一部，明確顯示了y韻母的產生，這是最新的語音變化。在這一點上《韻會定正》比《中原音韻》更進了一步，它對該音變的記錄也比《韻略易通》(1442)早了約半個世紀。

第七條，梗攝和曾攝一二等唇音字和牙喉音合口字與通攝字合併。

單字 \ 韻書	廣韻	中原音韻	韻會定正
俘	幫耕開二(北萌切)		公(幫公切)
崩	幫登開一(北騰切)	東鐘 庚清	公(幫公切)
訪	幫庚開二(甫盲切)		公(幫公切)
肪	並庚開二(蒲庚切)		公(滂公切)
榜	並庚開二(蒲庚切)		公(滂公切)
烹	幫庚開二(撫庚切)	東鐘 庚清	公(滂公切)
朋	並登開一(步崩切)	庚清	公(並公切)
橫	匣映合二(戶孟切)	東鐘 庚清	貢(弘供切)
頃	溪清合三(去營切)		雄
彭	並庚開二(薄庚切)	東鐘	公
盲	明庚開二(武庚切)	東鐘 庚清	公
橫	匣庚合二(戶盲切)	東鐘 庚清	公
宏	匣耕合二(戶萌切)	東鐘 庚清	公
肱	見登合一(古弘切)	東鐘 庚清	公
弘	匣登合一(胡肱切)	東鐘 庚清	公
榮	匣庚合三(永兵切)	東鐘 庚清	雄
瑩	匣庚合三(永兵切)		雄 庚(中古庚韻)
蝶	匣庚合三(永兵切)		雄
局	見青合四(古螢切)	庚清	雄
傾	溪清合三(去營切)	東鐘 庚清	雄
瓊	群清合三(渠營切)	庚清	雄
繡	幫耕開二(北萌切)	東鐘 庚清	公
焚	匣青合四(戶局切)	庚清	雄

3 《廣韻》御韻字語，《韻會定正》疑踞切；御韻字著、囊，《韻會定正》知踞切；御韻字處、絮，《韻會定正》徹踞切；遇韻字樹，《韻會定正》禪踞切。以上御韻和遇韻字同用御韻字「踞」為反切下字。

注：「橫」以下15字輯自《洪武正韻箋》，只有對這些字歸韻情況的記述，沒有反切。《廣韻》一欄所列為聲母韻部開合等第，括弧裏為反切；《中原音韻》一欄所列為韻部；《韻會定正》一欄所列為韻類，括弧裏為反切。下同。

以上23例庚、耕、清、青、登韻字，在宋代通語十八部裏同屬庚青部，庚青部與東鐘部壁壘森嚴。上表中《中原音韻》收16字，完全讀入東鐘的只「彭」一字，其他多為東鐘和庚清兩讀，「朋」「局」「瓊」和「熒」等字仍在庚清韻裏。到了《韻會定正》，除一例「瑩」字兩讀外，其他全併入通攝了，即使將「瑩」字仍算作舊讀庚韻，讀入通攝的字比例也高達95%。可以推斷中古梗、曾兩攝的一二等唇音字和牙喉音合口字絕大多數在《韻會定正》中都與通攝合併了。該韻書的這一歸併比《中原音韻》更為徹底，反映出元末明初時期梗、曾兩攝的一二等唇音字和牙喉音合口字的進一步發展。

第八條，開口痕韻字「吞」改讀合口。

韻書 單字	廣韻	中原音韻	韻會定正
吞	透痕開一(吐根切)	真文開	昆合(透昆切)

「吞」字在宋代通語十八部裏屬真文部，據詩文用韻歸納的韻部系統難以看出該字的開合口情況。從眾多宋代韻書和音釋材料來看，該字讀音於宋代仍保持開口為其常態，這從《中原音韻》中該字仍保持開口也可得到很好的說明。《韻會定正》用魂韻字「昆」作切下字，說明其由開口變為合口，併入魂韻，反映出《中原音韻》之後該字讀音的發展。

再看反切用字。《永樂大典》中共有323個單字引用《韻會定正》的反切，《洪武正韻箋》中引用有8例，我們共輯錄到《韻會定正》的331條反切。除去重複的反切，實際的反切數110條。《韻會定正》雖然以《古今韻會舉要》為底本，頒佈於《洪武正韻》之後，但這110條反切沒有一條是與《古今韻會舉要》和《洪武正韻》相同的。《韻會定正》對反切的用字作了全面的改變，反切上字多用中古三十六字母表示，反切下字多用《古今韻會舉要》中的字母韻表示，反切用字大大簡化。這可從上表所列的《韻會定正》反切見其一斑。然而這些反切反映了如前所述的許多重要音變。可見反切雖穿著存古的外衣，但實則反映的是明初的實際語音。孫吾與徹底改換反切用字，就是要根據自己對「雅音」的認識來構建一個全新的反映官話的系統。

儘管《韻會定正》音系以官話音為主流，但其中仍然有不同的語音層次。清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一曰：「……(《韻會定正》)反切不用沈約韻母，時露西江土音。予未之敢以為允也……」^[7] 錢曾認為《韻會定正》中夾雜了不少孫吾與的「土音」成分。我們利用明清文獻中對《韻會定正》音系特點的記述和殘存的一些反切考察出第三、五、九、十條正反映了元末明初江西方音的特點。⁴ 從錢曾「時露西江土音」的「時」字來看，《韻會定正》中所反映的「西江土音」可能還有許多，應該不僅僅只有我們看到的這幾點。

《韻會定正》音系雖然夾雜了不少方音成分，但是從它頒佈的背景和總的語音特點來看，其音系當以官話為主，這一點應該是沒有疑問的。然而問題是元明時期反映官話的各種韻書，其音系互有差異，在對全濁聲母和入聲的處理上不同的韻書有不同的表現，這正是近代官話韻書音系之間不能統一的重要原因。《韻會定正》保留了這兩個特點，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其音系性質呢？

三 與近代重要韻書音系的比較

我們認為《韻會定正》保留全濁聲母和獨立的入聲(包括韻和調)是對其音系性質進行判定的重要依據。全濁聲母、入聲韻和入聲調分別是構成中古漢語語音聲、韻、調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構成了聲母清與濁對立、韻母入聲與陽聲相配、聲調平、上、去、入四聲相承的穩固格局。唐宋代以來這種格局在北方話中逐漸動搖。到了元代以後，北方話中全濁聲母清化、入聲在明代以後的北方大部分地區也基本消失。而在南方官話中仍然保留這兩個特點。張衛東先生說：「南方官話這個相對穩定的語音系統，歷代皆有量變，然而直到明初洪武年間仍未發生質的變化。」^[8] 所謂「質的變化」，主要當是指包括全濁聲母和入聲消變在內的一系列變化。這兩個特點基本上使元明時代的韻書分為「南」「北」兩派，南系韻書多保留全濁聲母，而北系韻書無；南系韻書仍保留入聲，而北系韻書大部分將入聲派入陰聲。黎新第先生《明清時期的南方系官話方言及其語音特點》一文更是對於這兩點作為「南音」系韻書的區別性特徵給與了充分論證，可以參看。現將近代一些主要韻書的基本情況列表比較如下：

韻書 項目	中原 音韻 1324	中原 雅音 1398- 1460	韻略 易通 1442	等韻 圖經 1607	韻略 匯通 1642	古今 韻會 舉要 1292	洪武 正韻 1375	韻會 定正 1333- 1390	書文音義 便考私編 1587
全濁聲母	無	無	無	無	無	有	有	有	有
入聲	有	無	有	無	無	有	有	有	有

4 鄧強：〈韻會定正所反映的元末明初江西方音〉，《寧夏大學學報》第32卷第2期(2010年3月)。

上表中《中原音韻》雖然保留入聲，不過它的入聲實際上也到了消失前的最後狀態。⁵《韻略易通》中的入聲則屬於人為的存古現象。⁶根據全濁聲母和入聲的有無，可以把表中韻書劃歸為兩派：《中原音韻》、《中原雅音》、《韻略易通》、《等韻圖經》和《韻略匯通》為一派，為北系韻書；《古今韻會舉要》、《洪武正韻》、《韻會定正》和《書文音義便考私編》為一派，為南系韻書。除了少數韻書以外，北系韻書在這兩點上比較一致，即沒有全濁聲母和入聲。而這兩個特點在大部分南系韻書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雖然《韻會定正》中的入聲是一個什麼狀態，即入聲韻尾發展到了什麼階段我們還難以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有實際語音為根據。孫吾與口中的「中原雅音」與《中原音韻》等北系韻書所反映的「中原雅音」有所不同。

黎新第先生說：「另一方面，在發展方向上，南方系官話方言則始終與北方系保持大體一致，只是發展的速度不及後者迅速。因而如果拿同一時期的南方系和北方系官話方音比較，前者總是較多地保存了上一時期乃至更早時期的官話方言的語音特點。」^[9]從《韻會定正》的語音特點來看確實如黎先生所說。《韻會定正》的主體的確是官話音，只不過它反映的發展速度還是沒有北音快，總是慢一步。比如，許多全濁音字歸入了清音，但保留全濁聲類；僅部分全濁上聲字變為去聲；更為顯著的是保留入聲。

四 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韻會定正》所反映的是一個受作者方音影響的南方官話系統。可以把該音系看作一種明代官話的地域變體，類似今天所說的「藍青官話」。耿振生先生在討論明清官話時指出：「歷史上的官話沒有形成一個規範的標準音系」，^[10]「官話到了不同的地方會在不同程度上接近當地方言，吸收一些當地的語音成分，這樣就形成地區性的官話變體」。^[10]這些地區性的官話變體互有差異，其實就是受各地方音影響的種種不純正的官話，《韻會定正》音系所反映的應當就是這樣一種官話。

5 楊耐思：《中原音韻音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新1版），頁63。

6 張玉來：《韻略易通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新1版），頁40。

參考書目

1. 王家傑：《同治豐城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新1版。
2. 鄧強、丁治民：〈孫吾與及其所著韻書考〉，《寧夏大學學報》第30卷第5期(2008年9月)，頁57-60。
3. 宋濂等：《洪武正韻》，《文淵閣四庫全書 經部第233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新1版。
4. 汪廣洋等：《洪武正韻》，明刻八十韻本。
5. 《明實錄類纂 文教科卷》，武漢：武漢出版社，1992年，新1版。
6. 周賓所：《說郭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新1版。
7. 錢曾：《讀書敏求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新1版。
8. 張衛東：〈試論近代南方官話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學學報》第15卷第3期(1998年8月)。
9. 黎新第：〈明清時期的南方系官話方言及其語音特點〉，《重慶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1995年11月)。
10. 耿振生：《明清等韻學通論》，北京：語文出版社，1992年，新1版。

